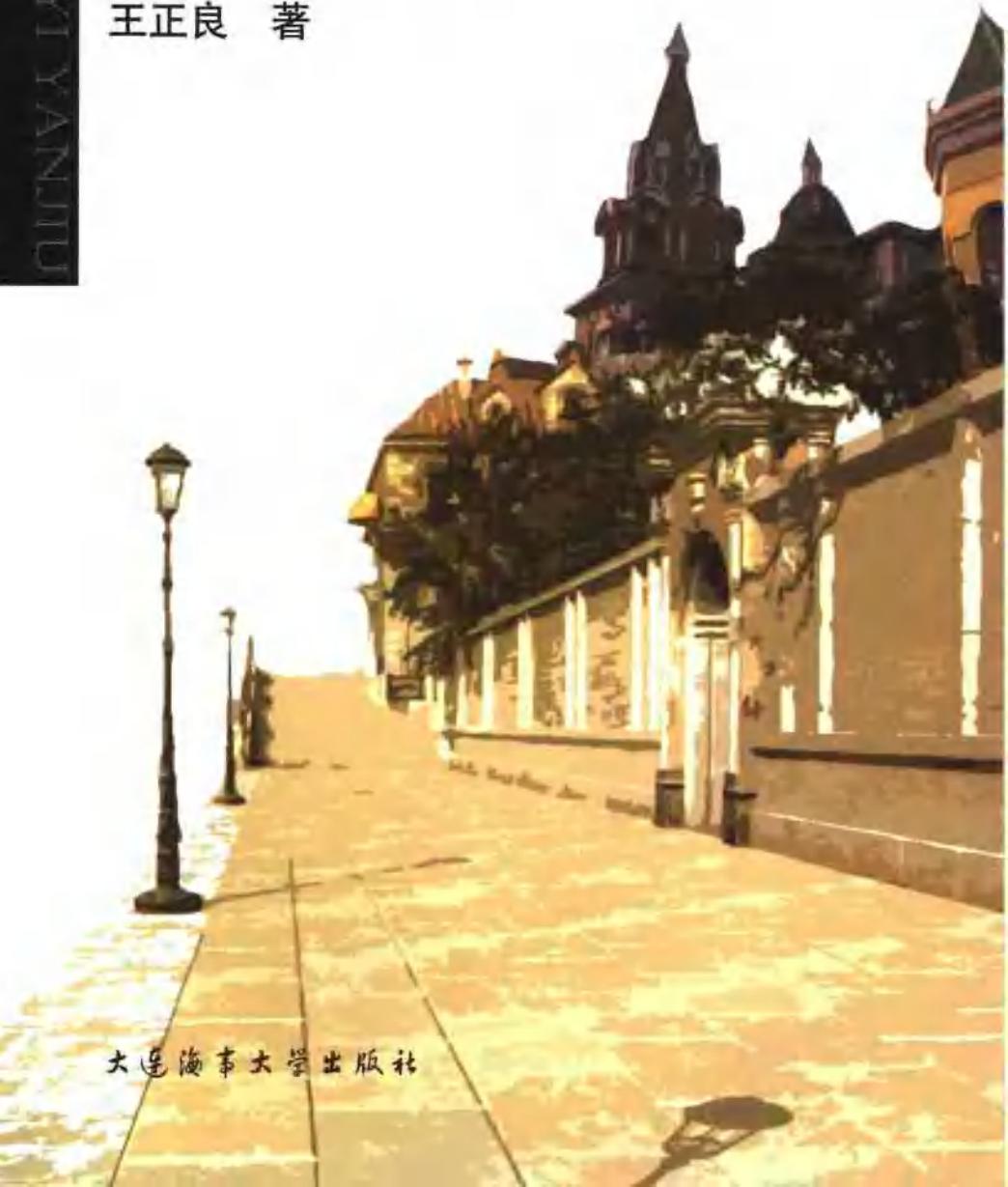


HUAYANJU

回译研究

王正良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回译研究

王正良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 王正良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译研究 / 王正良著 . —大连 :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632-2058-8

I. 回… II. 王…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8642 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大连市凌海路 1 号 邮编: 116026 电话: 0411-84728394 传真: 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市东晟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0 mm × 203 mm 印张: 8.25

字数: 155 千 印数: 1 ~ 500 册

责任编辑: 贾 玖 封面设计: 王 艳 责任校对: 云 洁

ISBN 978-7-5632-2058-8 定价: 15.00 元

序

回译对于广大翻译工作者来说可能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现象。说它似曾相识，是因为大家无论是在外语教学或翻译教学中，还是在翻译实践中都多多少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只不过不知何以名之而已。

那么，何谓回译？回译之名又从何而来？

回译的英语术语为 back translation 或 backward translation，俄语术语为 обратный перевод。回译是相对顺译（英语术语为 forward translation，俄语术语为 прямой перевод）定名的。顺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源语译为译语的翻译活动。回译则相反，是顺译的逆向活动，是把已译成的文字“译回老家去”。顺译与回译虽说不过是一先一后、一来一回，但两者差别大焉！顺译的特点众所周知，毋庸赘言。回译与顺译的差别在于回译已有现成答案，要找到这个答案的依据是顺译而得的译文。因此，回译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顺译。顺译时，译者在译文中掺杂的个人因素越少，换言之，越忠实原文，那么，回译度就越高。相反，翻译时，糅合了大量的个人成分，那么，回译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正应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老话。回译者迷失了方向，不知东西南北，就回不了“老家”。本书中列举的马勒的《大地之歌》就是一例。

回译就其实质而言，既是翻译又是检索，是翻译还是检索完全由顺译文字的回译参数（即译木中的注释：原文

的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月、页码，甚至行码等等)决定。上述参数一应俱全，答案得来全不费工夫，此时回译与检索无异。如若参数不齐，甚至暂付阙如，那时回译就是翻译。这类翻译与顺译不尽相同，始终是采用忠实原文(即顺译文)的方法。这样所得的文字并不就是答案，它可能在意义上与答案相近，但形式已变。要找到答案，只能检索。由于翻译时形式与内容往往是割裂的，而且译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取义舍形，因此回译后也仅有意义而无形式。这在历时回译(如答案是文言文)时尤为明显。若答案遍索不得，只能翻译加注，说明情况。就这个意义而言，回译再次证明，绝对等值是不可能的。

这些现象引起了王正良同志的极大兴趣，他把这种现象定为自己博士论文的课题。在俄罗斯进修期间，王正良同志兼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回译为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汉语教师，在教学中，他经常采用回译法巩固和检查他的教学内容，积累了回译在教学中使用的经验。此外，他还参与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由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回译为 *Б. Л. РИФТИН*)等人主编的《世界文学史》(回译为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的翻译工作，承担唐诗部分的翻译，把其中大量译成俄语的唐诗和与之有关的文献回译成中文。在该项工作中，他收集了大量典型的回译译例。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翻译理论，在这块“来开垦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数载，终于大功告成。

在本书中，王正良同志厘定了译名，阐述了回译的定

义,经过细密的梳理,确定了回译的模式、原则,制定了回译的规范,对回译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翔实的研究。这项成果对译界不无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著作向来是用严谨的学术语体撰写的,读者若非正襟危坐,难得其中三昧。王正良同志在这里一反常态,用生动、活泼、诙谐的笔调来议论严肃的话题,令人耳目一新,这大大地提高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倘若不信,请君拿来一阅。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克礼

2007年4月9日

前 言

回译研究是一个来自实践的课题,是在参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重点翻译出版项目《世界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过程中逐步确定的,是一项开拓性、创新性的研究。这里要强调的是回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方法,更有可能成为翻译学的一门崭新的分文学科,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本书除了引言与结语,整个研究分为四章。

引言通过大量的回译实例引出了回译研究的必要性,并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在此方向上的研究现状。

第一章讲述了回译的定义,我们的定义为:回译是普通翻译学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将他人的译语文本再翻译回归原语文本的过程。在此通过对回译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回译的分类,试图揭示回译的实质,而与回译相对应,我们提出了“顺译”的崭新名称,本章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它否定了翻译等值论,但同时又不否认可译性,对译面、译心、译底等的叙述和分析,也是一大创新。

第二章讲述了回译的模式,并将其归纳为回译前分析、直译和至译3个阶段。同时指出了回译模式与顺译模式的根本区别。

第三章讲述了回译的原则,介绍了这至译底和译心加注的方法,并专门讨论了专名的回译原则,还简要讨论了造成至译障碍的几种主要原因,同时说明,回译要这至

译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创造性地为专名翻译提供了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回译,即把所有的专名翻译都看作是回译,从而避免了顺译方法所导致的混乱。

第四章讲述了回译的意义,从语言研究与翻译研究、教学方法和文化传播3个层次论证了回译研究的必要性,其中首次提出把东干语的汉译整体作为回译看传的重要意义,对回译度和定向参数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本书结语则回顾了全文的主要内容,总结了基本结论,并提出了问题和方向。

《回译研究》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初稿完成后,在为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俄语方向研究生所开设的“翻译理论”课上进行了试用,之后又根据授课情况和学生反映作了多次修致和增删。2007年该书列入大连海事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遂得以顺利问世。

对于书中的引文,例如: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весь наш край войной охвачен,

Без боя не бывало дня.

И вот брошу старик... Озера, реки

Печально смотрят на меня.

(Перевод В. Корчагина)(2-141)

笔者只是在其后注明全书常引原著的卷数2、页数141及脚注号①,之后在脚注中详细列举,以便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趣的读者查询。

2-141 中的“2”指的是“Х. Г. Короглы, А. Д. Михайлов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ред.), П. А. Гринцер, Е. М. Мелетинский, А. Н. Робинсон, Л. З. Эйдлин. 1984.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второ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41 为页数。以下类似标注不再作具体说明。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师生,也可供自学者使用。

趁此书付梓之际,对通读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李生禄教授、谭万成教授、夏廷德教授,对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正良

2007 年 3 月

Аннотация

Данн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посвящена обратн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кроме введения и заключения, она делится на четыре главы.

В первой глав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обратный перевод — это перевод уже переведё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исходный язык, к тому же мы перечисляем несколько видов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и отмечаем его сущность.

В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М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излагаем анализ ситуации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врем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конечный перевод.

В третьей главе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принципы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Принципы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таковы: Вообще мы должны достичь конеч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но в силу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оступен и врем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с примечанием. Здесь выделяется важность принципов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мёи.

В четвёртой главе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ся 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ценности обр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учёбы и культуры.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回译的定义	(13)
第一节 回译概念的理解	(13)
1. 译语文本	(21)
2. 他人	(23)
3. 再翻译	(25)
4. 回归原语文本的过程	(26)
第二节 回译的分类	(30)
1. 按照回译结果划分	(30)
2. 按照回译语种划分	(34)
3. 按照回译对象划分	(38)
4. 按照回译目的划分	(41)
5. 按照回译时间划分	(42)
6. 按照回译主体划分	(43)
第三节 回译的本质	(46)
1. 回译是顺译的倒叙	(47)
2. 回译是回忆的契机	(55)
3. 回译是国俗的载体	(58)
4. 回译是文学的弃儿	(60)
5. 回译是文化的升值	(62)

第二章 回译的模式	(65)
第一节 回译前分析	(68)
1. 回译场概念的理解	(68)
2. 回译场因素的分类	(70)
3. 回译场相关因素在回译中的作用	(78)
第二节 直译	(86)
1. 释义	(86)
2. 形成译心	(88)
第三节 至译	(89)
1. 文化调适	(89)
2. 检索译底	(91)
第三章 回译的原则	(109)
第一节 达至译底	(117)
1. 引文达至译底	(125)
2. 非引文达至译底	(130)
第二节 译心加注	(134)
1. 主观译心加注	(135)
2. 客观译心加注	(136)
第三节 专名的回译原则	(142)
1. 中国专名的回译原则	(148)
2. 外国专名的回译原则	(158)
第四章 回译的意义	(168)
第一节 回译对于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意义	(172)
1. 回译度概念的理解	(183)
2. 回译度的分类	(185)
3. 回译度与翻译标准	(195)
第二节 回译对于教学的意义	(206)
1. 语内回译教学	(210)

2. 语际回译教学	(212)
第三节 回译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	(215)
1. 检验文化传播的效果	(218)
2. 激活淡忘的文化成果	(222)
结语	(228)
1. 主要内容	(229)
2. 基本结论	(230)
3. 问题和方向	(231)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4)

引言

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世界各国的 680 多个人物，其中只有一个中国人。江泽民同志 2001 年 5 月在安徽省黄山市视察的时候，听到关于对这位不无传奇色彩却又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人物的介绍之后，一连询问了好几个关于此人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①

这名中国人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的一个附注之中提到的“Wan-mao-in”。

Der Finanzmandarin Wan-mao-in ließ sich beigehn, dem Sohn des Himmels ein Projekt zu unterbreiten, welches versteckt auf Verw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Reichsassignaten in konvertible Banknoten hinzielte. Im Bericht des Assignaten-Komitees vom April 1854 erhält er jedoch den Kopf gewaschen. Ob er auch die obligate Tracht Bambushiebe erhielt, wird nicht gemeldet. “Das Komitee”, lautet es am Schluß des Berichts, “hat sein Projekt aufmerksam erwogen und findet, daß alles in ihm auf den Vorteil der Kanfleute ausgeht und nichts für die Krone vorteilhaft ist.” (“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 Aus dem Russischen von Dr. K. Abel und F. A.

^① 江志伟, 谢春水.《资本论》提到的中国人.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 3. 21

Mecklenburg. Erster Band, Berlin 1858, p. 54.)^①

我们说 Wan-mao-in 富有传奇色彩, 是因为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 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而说他鲜为人知, 是因为这一人名的复出历经了千山万水。

Wan-mao-in 究竟何许人也? 1930 年出版的由经济学教授陈启修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如此介绍:

中国的财政官万卯寅(原文是 Wan-mao-in, 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 现在还无结果, 这里姑译为“万卯寅”, 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 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 却也免差得太远了。——陈)暗暗地立了一个计划, 想把大清帝国纸币变形为银行兑换券, 打算把这个计划奏请皇帝裁可。他在 1854 年 3 月的帝国纸币委员会的报告当中, 大大地碰了钉子。不过, 他到底因此受了照例的笞刑没有, 却还没有明白的消息……^②

从日译的“王猛殷”或“王孟尹”到“万卯寅”, 陈先生认为是有了进步, 不过 “Wan-mao-in” 对于我们还是一个谜。

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友全译本的译者之一,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先生对此人名也是绞尽脑汁:

^① Karl Marx, 1867,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I.

^② 杨建民. 郭沫若考证《资本论》里提及的中国人. 学习时报, 2004. 3. 25

以一个细处为例，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注释第八十三，马克思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资本论》所示这位官员的译名为 Wan-mao-in。我的清史知识不够，初译时对这个官员一无所知，在法国时就想查实他的姓名和职务，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回国后，查阅过陈豹隐先生的译本（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过《资本论》前三章，1932 年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与我同事），陈先生是音译为“王蒙尹”的。

我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愿意和我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 Wan-mao-in，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 Wan-mao-in 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我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传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 Wan-Mao-in 即王茂荫无疑。在研究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同时，通过查核王茂荫生平经历，得到过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了解到，王茂荫曾在清政府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充当过帮凶。^①

至此，Wan-mao-in 才现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王茂荫”，面随着“王茂荫”的复出，一股“王茂荫”的研究热一时间也如火如荼地升腾起来了。

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先生也不甘寂寞，他提出了自己的译文：

① 侯外庐：《我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北京：三联书店，1985

中国的财政大员王茂荫上一条陈于天子，请将官票宝钞暗渡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 1854 年 3 月钞法核议会的奏呈中，王茂荫为此大受申饬。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与否，则无明文。该奏议之结尾有云“本核议员等曾将其条陈详加审核，其中所言专利商贾，于朝廷毫无一利。”^①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中文第 1 版《资本论》第 1 卷第 146 ~ 147 页则有如下译文：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 1854 年 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②

由 Wan-mao-in 译成“王茂荫”，看似简单的 3 个字，却蕴含了如此丰富的猛料，不由不让我们对翻译刮目相看。那么，反过来看呢，当初从“王茂荫”又是如何译成 Wan-mao-in 的呢？

当年，王茂荫两次主张货币政策，遭到咸丰皇帝的训斥，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被当时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 19 世纪俄国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

^① 杨建民、郭沫若考证《资本论》里提及的中国人。学习时报，2004

^②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54 页。